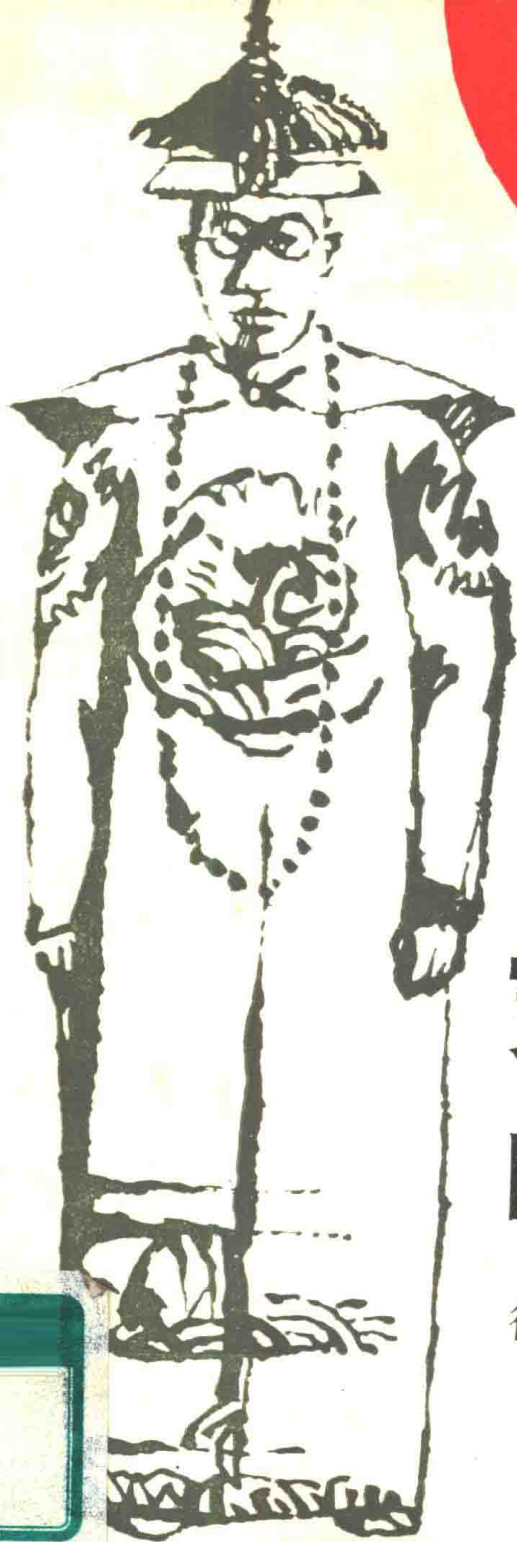




穿龙袍的奴仆

徐亚力 于志强 戚廷栋

穿龙袍的奴仆

徐亚力 于志强 戚廷栋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穿龙袍的奴仆

徐亚才 于志强 戚廷栋

*

北京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68,000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1,300册

统一书号：10377·6 定价：0.90元

那令人诅咒的古老的制度，为什么那样长久，从摇篮到坟墓，沉沉两千年，拖累得中华民族精疲力尽；子孙继承的皇权，为什么那样显赫，从秦始皇到宣统帝，漫漫数十朝，凌驾在人民的头上？

三岁登基，六岁塌台，溥仪本当是一个句号。

然而，本世纪三十年代，井冈山巅已经燃起了新世纪的火炬；山海关外，太阳旗下却撑起了御皇幄，历史废黜的溥仪竟龙袍加身，演出了一幕荒谬的闹剧。

溥仪为了美梦，心里朝拜祖宗，面上取悦异族。

异族为了野心，一手牵着狼狗，一手牵着走狗。

满洲国是历史的忤逆，民族的耻辱。

目 录

第一章	死水微澜.....	(1)
第二章	龙袍加身.....	(33)
第三章	雾花水月.....	(61)
第四章	东渡朝圣.....	(87)
第五章	釜底游鱼.....	(119)
第六章	贵妃之死.....	(148)
第七章	凋年短景.....	(179)
第八章	栋折榱崩.....	(204)
尾 声		(233)

第一章 死水微澜

1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在夜幕笼罩下的天津日租界狭曲的街道上，驶过两辆汽车。后面的是一辆考究的轿车，前面的是一辆敞篷双座跑车。这前一辆车好象喝醉了酒，歪歪斜斜走着S形，有一次竟碰在电线杆子上；而后面的那辆车却是平平稳稳地尾随其后，显得不慌不忙……

这几日，天津居民的生活是不安宁的。日本人接连两天和中国警察发生武装冲突。就在昨天，日本人雇佣的便衣队甚至攻占了河北省政府。政府大员们竟然束手无策，只向日本领事馆提出一纸无力的抗议。市民们人心惶惶，一到天黑便紧闭家门，颤抖着熬过令人恐怖的寒夜。大街上早早的便没有了行人，使这初冬的都市显得冷落凄凉。租界两边终日戒严，两国的军队都在自己的管区内设置了路障，在每一个路口盘查来往的行人和车辆。

那辆敞篷跑车上坐着两个中国人，除了一个“二把刀”的司机，还有一个指示路径的青年。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路卡，虽然总免不了停车的麻烦，但后面那辆轿车里总会有一个日本军官出面疏通，于是路卡就在他们面前一个又一个地敞开了。

汽车终于在一个日本人开的敷岛料理店门前停下，敞篷车上的青年支开了“二把刀”司机，轿车上的日本军官急忙跑上前来，协同那个青年打开敞篷车后面的货箱。那里面装的不是什么货物或财宝，竟钻出了一个瘦长脸、细高个儿、惊魂未定的年轻人。

这三个人一同跑进了料理店的房门。不待示意，料理店的肥胖的日本老板便匆匆捧出一套日本军官服。几个人同时下手，连拉带拽，将那细高个子的年轻人打扮成了另外一番模样，然后又急不可待地一起冲出料理店，换上了一部军用汽车，疾驰而去。

细高个儿的年轻人坐在后排座的中间，好象很不习惯这身军装，不时地耸动着肩膀向车窗外望去，只见暗夜中的一幢幢楼房剪影急速地向车后飞闪。

军车拐了几个弯，前面就可以看见白河了。时令虽然已是冬季，河水却并未冻结，夜风从河面上吹来阵阵腥气。一面是高低参差的楼房，一面是疲惫蠕动的河水，军车就在这河畔的马路上，在夜的暗影下向前急驰。

军车停到一个小码头上，细高个儿的年轻人在两位日本军官的搀扶下跨下车子。他举目四望，却没有见到一个日本的军岗。忽然，他认出来了，这里已经不是日租界；也就是说，这里不再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一种失去庇护的恐惧感突然袭上他的心头。七年了，他已经习惯地体会到在日本人身边的安全感。现在，一旦来到这日本租界之外，哪有不慌的道理！

他倒吸一口凉气，声音有些发抖地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身旁的日本军官忙用娴熟的汉语说道：

“这里是英租界。”

年轻人神色陡变，恐慌地问道：“怎么？为什么到这里来？”

日本军官忙说：“这里更安全，不必害怕。”

是的，这几天中日军警打得不可开交，英国人毕竟是置身事外。即便是九月十八日沈阳城里那一把战火，英国人也只不过在国联抹了几把稀泥，颇有默许之意。只要日本不侵犯英国的在华利益，英国人是绝不会从中作梗的。

话虽如此说，细高个儿的年轻人还是心中不安。他不敢停留，急急忙忙跟着两名日本军官走上码头，那个青年随侍也紧紧跟在后面。四个人在码头的水泥路面上走过，脚下发出空寂的响声。在这万籁俱静的夜晚，在这开阔的河谷上，显得是那样清晰、刺耳。

似乎走了很长一段路，一只小小的汽艇出现在面前。好象在实行灯火管制，船上一点儿光亮也没有。细高个儿年轻人的心头掠过了更加恐怖的阴影。他心惊胆战地走上跳板，又让两名日本军官似扶似拖地弄进了船舱。

未进舱门，便见两条人影站起来，其中一个老者说道：

“皇上来了！”

被称作皇上的，就是那个穿着日本军大衣的细高个儿的年轻人。他虽然只有二十五岁年纪，却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都很有名的人物。他跨越了两个时代——上一个时代的疽痛，却牢牢地吸附在下一个时代的身上。他就是逊位的前

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见是郑孝胥、郑垂父子二人，那颗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算放下来。至于黑暗之中，他父子竟未向皇帝请安，此时也顾不上计较了。

船舱里还有三个日本人，其中一个至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派来迎接溥仪的上角利一。“九·一八”才十天，他就专程赶到天津来了，溥仪已经接触过的；再一个名叫工藤铁三郎，也早听郑孝胥介绍过的。此人虽系日籍，却在前清时陕甘总督升允手下做过事。那升允二十年来为复辟清室而奔波，一个多月前死在日租界里了。凭着这层关系，溥仪觉得这几个人是很可信赖的。

两名护送溥仪的军官同上角利一交待了些什么之后，便退去了。小船撤了跳板，驶离了码头。这时，电灯也亮了。船舱里虽不如养心殿或静园舒适，但想到关外八旗弟子翘首以待，祖宗基业即将复兴，这一切都足以令溥仪心驰神往，一夜间的恐惧和疑虑便都不在话下了。

这白河在天津这一段应当称作海河，古称沽水，源出察哈尔省沽源县，过热河至河北密云县，并入潮河，固称潮白河，再至通县为潞河，亦称北运河，再经武清县，汇大清河、子牙河，便是海河了。这海河过大沽口，注入渤海。

自从一九二四年被冯玉祥赶出皇宫，落魄的溥仪在天津一住七年。这七年间，他不止一次在这白河上游弋。虽说宣统皇帝早已落魄，但驻在天津的各国领事、驻军，对他仍不失应有的礼仪，不仅称他为“皇帝陛下”，还不止一次地邀请他去阅兵，参观兵营和中国军队所没有的飞机、兵舰。而参

观兵舰的时候，就总免不了在这白河上畅游一番。溥仪至今还记得他乘坐日本驱逐舰的那一回……

那一次，天晴如洗，水长如练，“宣统帝”在日本舰长及大副、二副的簇拥下登临舰桥，放眼望去，只见芳草菲菲，水天一色，真有点儿“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感慨了。试想：今日中国与列强相比，孰强孰弱，自是不言而喻；中国人不要皇帝，外国人却对皇帝毕恭毕敬。有此外援，何患帝业不成！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溥仪的光复雄心似乎同这白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那次在日本人的炮舰上，溥仪陷入了遐想之中。他觉得，这一泻千里的白河，莫不就是自己日后奔向复辟彼岸，开拓中兴基业的通路吗？

看来，真是天遂人愿；今天，溥仪就是经过这条白河，要回到老祖宗的发祥之地去！

熬到这一步，对于溥仪来说，多难哪！这中间，经过了多少揪心的岁月，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

辛亥革命，废帝制建民国，虽有优待条件，皇室仍安居紫禁城内，每年有民国政府支付的四百万元以为挥霍，但毕竟失去了号令普天臣民的皇权。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溥仪由一个尿炕的娃娃长成了青年。他的出身和教养，使他变成了一个皇帝癖，一心一意梦想冲破被历史关闭了的紫禁城的大门，象列祖先王一样成为主宰中国大地的至高无上的皇帝。

但是，随着中国历史的推进，这希望却变得越来越渺茫。冯玉祥的大兵根本没把皇上放在眼里，荷枪实弹地把他轰出了紫禁城。他不但失去了仍可象征着旧日的权力和先王业绩的唯一一块地盘，而且连自个儿都难找到一块安身保命之地了，真正地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家寡人。

大清王朝的天数真的到头了吗？宣统皇帝的命运真的在劫难逃了吗？愤怒、焦虑、烦躁、哀伤、悲叹……这些思绪象病魔一样吞噬着溥仪的五脏六腑。

但他并不失望。光复祖业的雄心几乎浸透了他周身的每一个细胞。日本人向他伸出了手。

在他投靠无门、疲于奔命的危难时刻，有哪一个中国人象日本人那样可怜过他、关心过他？又有哪一个外国人象日本人那样帮助过他、支持过他？在他被赶出紫禁城，住进了北府的担惊受怕的日子里，在冯玉祥的大兵随时都可能端起刺刀捅进他肚皮的关键时刻，不是日本人派出了骑兵巡逻队在暗暗保护他的安全吗？在他四下奔波，到处碰壁，被英国领事馆拒之门外的紧要关头，不又是日本人象对皇帝一样把他接进了自己的使馆，象皇帝一样对他顶礼膜拜吗？

蒋介石算什么？日本人在奉天的几声大炮，他的士兵便被吓得落荒而逃，为保住自己的半壁河山，不敢不拱手相让！

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整个满洲，他们主动提出要接溥仪到那里去做皇上，这才是患难时的真正朋友，通心的朋友啊！有朝一日，在日本朋友的扶助之下，重返北京，登上宝座，看溥仪怎样收拾那些人吧！什么国民党人、共产党

人、共和派……要他们统统跪在殿下，乞求饶恕！当然，溥仪是一个也不能饶过他们的！……

伴着舱外隆隆的马达声和滔滔的水浪，溥仪思绪万千，可谓百感交集；他不禁又联想起“九·一八”以后，静园里发生的事情了。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天津人是在九月十九日才知道的，而溥仪在九月十七日就得到了预报。这全亏了郑孝胥同日本人的关系，他多年来同日本人广泛交游，深得日本人的信任，因而在九月十八日之前，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就把这最机密的消息告知给他，并托他转达给住在静园的溥仪。溥仪因早有准备，马上便派了从小教自己读书的老师陈宝琛的外甥刘骥业去东北打探消息，派了自己的管家头目佟济煦去联络东北的遗老。而他自己则魂不守舍地恨不得马上到东北去。

他离开紫禁城七年了。七年前他还曾有过出洋的打算，可是终于没有走。难道说他象刘后主“乐不思蜀”，贪图静园的安乐生活，不图再举了吗？不，他在天津蛰伏七年，盼的就是这一天哪！他交了多少朋友，中国的，外国的，军界的，政界的，商界的，五花八门，费尽了心机，他花了多少钱，一掷千金，毫不吝惜。那些紫禁城里的珍玩字画几乎流向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流入外邦之手。他图的是什么？不就图的是这一天吗？日本人并没有忘记他，几年的苦心总算结出了果实。

在静园溥仪的起居室里，郑孝胥——这位他最喜欢的七十一岁的老臣神采飞扬，似乎秃头顶上都泛起了红光，眯缝

着双眼说道：“日本人能收拾东北的土地，收拾不了东北的人心；日本人不迎圣驾，谅他也不好收场！”

果然，郑孝胥的话应验了，关东军派来了上角利一，同来的是清末的学部参事罗振玉，他还带来一份爱新觉罗远支宗室熙洽的劝进表。

转眼过了一个月，关东军大佐土肥原贤二到天津来见溥仪了。他是沈阳特务机关长，外表看上去温文尔雅，实际上是关东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他不象上角利一那样随时保持着军人的威严与持重，而是很巧妙地把学者的派头和政治家的风度融于一身。他到静园来拜访溥仪，恭顺而不失身份地向溥仪解释着时局，处处都为溥仪着想。

“此次日本在东北用兵，都是张学良一手酿成的。”土肥原笑着，胖胖的手指敲着太师椅的扶手，缓缓地，沉着地侃侃而谈，“张学良受国民政府的指使，首先在柳条沟向日军挑衅，日本人的权益和财产没有保障，因此，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我首先要声明一点，日本人对满洲毫无领土野心，关东军只是诚恳地希望帮助满洲人民建设自己的新国家。宣统皇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请尽快回到陛下的祖先发祥地去，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未来的国家将要实行帝制，宣统帝将会掌握一切权力。这是关东军司令部的意见，我一切可以担保……”

随着土肥原的话语，溥仪感到倏然间有一片祥云落在自己的身下，梦境一般，好象自己已是端坐在龙座之上。只要能光复祖业，登极称帝，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而此刻他身边的郑孝胥也在极力催促他早日成行。

三日后，溥仪在静园召开“御前”会议，没想到，郑孝胥竟同陈宝琛争吵了起来。陈宝琛指斥郑孝胥“躁进”，郑孝胥反唇相讥，说陈宝琛“不识时务”，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最后也只好让溥仪自拿主意。溥仪虽然什么也不说，可心下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从感情上完全站在了郑孝胥一边。

“御前”会议开完后的两三天里，静园忽然收到几封恐吓信和匿名电话，甚至在送礼的果匣里塞进了炸弹。接着就发生了日租界和华府的武装冲突……

一切都表明，静园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时机已到，千载难逢，说走就走，不能再犹豫了。溥仪通过郑氏父子同上角利一取得联系后，给天津的遗老们留下两封信，便跳上了“比治山丸”，沿着白河向大沽口闯去了。

2 现在，溥仪端坐在舱内，望着舷窗外河面上隐隐可见的波光，一种带着狂喜似的雅兴不觉扑上心头。记得陈宝琛师傅对他讲过那样一个故事：秦始皇登泰山遇雨，适有五棵松树，状如华盖，始皇趋而避之。天晴之后，始皇封五棵松树为五大夫，后人称之为五大夫松。溥仪忽然觉得，倘若自己有朝一日“重登九五”，也总该给这白河封点儿什么……封它什么呢？

溥仪的心境完全松弛下来了。他想找人说几句话。

恰好，先前紧跟着溥仪的那个青年进舱来了。他是溥仪

从北京带出来的贴身随侍，名叫祁继元，很得溥仪宠信的。这祁继元也不知从哪里泡来了茶，斟在一只从静园带来的玛瑙碗里，奉献给溥仪。

溥仪呷了一口茶，随便问道：“这船叫什么名字呀？”

祁继元告诉他，这是日本司令部运输部的货船，叫“比治山丸”，船上有十名日本兵，船长叫西长次郎。

溥仪一听自己竟坐上了一只货轮，心下不快，忍不住向后舱望去。他一上船就看见那里堆着一些黑糊糊的东西。

祁继元立即明白了主子的心思，马上解释说，这次皇上出走关东，非同小可，恐途中有失，特在船上装了些钢板，倘遇中国军队盘查，也好搪塞……

溥仪听了，便又转怨为喜，反而感谢日本人考虑周全了。其实，他哪里知道，日本人考虑问题之周全远远不止这些呢！就在后舱那堆钢板下面，竟暗藏了几大桶汽油，倘若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而又无法逃脱之时，便要放火烧船，让日本敢死队的士兵和中国皇帝统统葬身河底，死无对证。

可是溥仪却满足了，他以为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一碗茶水落肚，顿时感到有了精神，他站起身，召唤上祁继元，一同到船舱外面走走。

甲板上，四周堆满了防御用的沙袋，这是溥仪上船时没有注意到的。只见日本士兵们持枪蹲在沙袋后面，紧张地监视着两岸，一派临战的姿态。见此情景，溥仪心中又是一怔，他本是极聪明的人，懂得日本人不会凭白无故这般小心戒备。正待询问，却见郑氏父子从舱里追出来。

郑孝胥急匆匆地上前一步，身子往前一探，算是有礼，

说：“皇上，这儿不能待，还是到舱里去坐。”

郑垂也说：“英国租界过去了，前边是中国人的地方。军粮城那边，有中国兵守着哪！”

上角利一也赶出来，叽哩哇啦地说着什么，猜得出，也是请溥仪赶紧进舱。

溥仪的心又沉下来，急忙同众人躲进船舱。再回头看看郑氏父子和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只见他们都板着脸，一言不发。大家全都沉默着，从这沉默中便可窥见危险的影子。

溥仪又开始忧虑起来：如果万一落到中国军队手中，那该怎么办？

汽艇早已加速，不时感到有点颠簸。机舱里机声隆隆，船舷下水声哗哗。这样单调的声音，单调的气氛，单调的几张面孔，霎时间凝聚成一个巨大的压力，向溥仪的心头压下去，压下去……

溥仪原以为一旦上了日本迎驾的客船（现在竟是一艘货船），就等于大功告成，谁知这一路上竟有那么多险阻，而这险阻又危及到生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生命不保，帝业何谈！溥仪实在不能不感到心惊胆战。

不过，他毕竟还是青年，虽然皇帝的身子是金玉之体，但总还有一些少年的血性，事已至此，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中华古来二千余年，历朝都有中兴之主。哪位中兴之主不经历点儿风险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算来就是二十年的厄运。而大清自辛亥年退位，至今也整整二十年了，恐怕这不是巧合，而是天数该然。既然是天

意，又何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呢？——想到此，他把心一横，很有点儿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气概了。

人在恐怖的时候，时间是最难熬的。自开船到现在的两个小时，却好象经历了一天。船舱里死一般的沉寂。忽然，岸边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传来了长声的吆喝：“停——船——”

中国军队驻守的军粮城到了。

溥仪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如果不是有椅子靠背的支撑，他一定会摔倒在地上。

郑垂身子颤动了一下，马上又强制自己挺起腰板。祁继元偎在舱角里缩作一团。郑孝胥究竟还是属于那种老谋深算之辈，这种时刻，充分显示了他的自持能力，居然能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只是脸色有些难看。

那几个日本人倒显得比较坦然，只不过不时地向后舱瞟上一眼。他们是知道钢板下面的那几只汽油桶的。多年的武士道精神的训练，似乎使他们每个人早有为“天皇的事业”赴死的准备，结果便在对比中显出中国皇帝和老臣好象更怕死。上角利一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脸上掠过一丝鄙夷的神色。

随着岸上那声“停船”的喝令，几个日本兵立即冲上甲板，在零乱的脚步声中，船长西长次郎用日语低声发布着命令。溥仪从窗口探出头去，只见每一个沙包后面都趴着一个日本士兵，枪栓拉得“卡卡”响，子弹推上了膛，随时都可以向岸上开火。

这时，工藤铁三郎把溥仪从窗口拖开，他也就顺势趴在